

草叶集

(上)

COOLYEGI

[美]沃尔特·惠特曼



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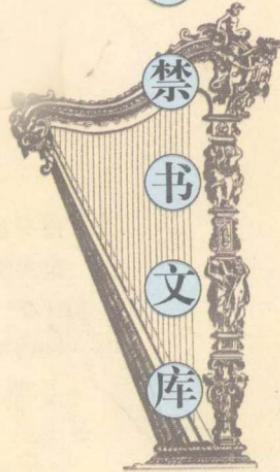
界

禁

书

文

库



草叶集

(上)

CAOYEJI

原著 [美]沃尔特·惠特曼

翻译 若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禁书文库/汪彦博主编.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1.9
ISBN 7-80114-656-5
I.世... II.汪... III.禁书 - 小说 - 作品集 - 世界
IV.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0108 号

世界禁书文库 草叶集(上、下)

作 者:[美]沃尔特·惠特曼

译 者:若 冰

责任编辑:刘小曼

封面设计:李 杰

九州出版社出版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646.1

版次:2001 年 9 月第 1 版

黑龙江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邮编:100081

字数:8900 千

印数:3 000 册

印次: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114-656-5/I·113 全套定价:780.00 元(全 52 册)

世界禁书文库

草 叶 集

(上)

原 著 [美]沃尔特·惠特曼
翻 译 若 冰

作者简介

沃尔特·惠特曼（1819 — 1892），美国杰出的民主主义诗人。

1839 年开始发表诗歌和杂文。1850 年起，从事《草叶集》的写作，到 1855 年自费印刷第一版，结果遭到当局以及一些评论家们的非议以致谩骂：“惠特曼不知艺术，犹如蠢猪不知算术。”但 D·H·劳伦斯在他的《经典美国文学研究》中称：《草叶集》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草 叶 集

CAO YE JI

序诗

来吧，我的灵魂说，
让我们为我的肉体献上这样的诗篇，
(因为我们是一体，)
以便我，若化作尘土后无形地回来，
或者离此很远很远，在另一片天地里，
在那里向某些伙伴们
再继续歌唱时，
(合着苍茫大地，树木，天风，和奔腾不息的海水)
我可以永远欣慰地唱下去，
永远永远地承认这些是我的诗篇——
因为我首先在此时此地，
代表肉体和灵魂，
为他们署下我的名字。



铭言集

我歌唱一个人

我歌唱一个人，一个单一的个别的人，
不过要向民主的，全体的声音求助。

我歌唱从头到脚的生理学，
我说不单肤色仪表和脑子，整个形体更值得歌唱，
而且，与男性平等，我也歌唱女性。

我歌唱现代的人，
那情感、意向和能力的巨大居所，
他愉快，能采取合乎神圣法则的最自由的行动。
当我深陷于思绪中

当我深陷于思绪中

重读我的诗篇，估量着，深深眷顾，



这时一个幽灵出现在我面前，一副不信任的神情，
它年老而有才能，惊人的美丽，
这古老诗国中的天才，
它的目光如火焰般射向我，
手指指向许多不朽的诗集，
你唱什么？它用恐吓的声音发问，
你不知道对于永世长存的诗人只有一个主题？
那就是战争，战斗中的命运，
和完美士兵的造成。

就算是这样吧，傲慢的幽灵，我回答道，
我也同样在歌唱战争，一场比任何一次都更持久更伟大的战争，

它在我的书中进行，经历着莫测变幻，追逐，前进和后退，迟来的和动摇不定的胜利，
(不过我对结局是有把握的，或者几乎是有把握的) 战场即世界，

为了生死存亡，为了肉体和永恒的灵魂，
瞧，唱着战斗的歌，我来了，
我首先鼓励勇敢的战士。

乘着有房舱的船航行在海上

乘着有房舱的船航行在海上，
四周是不见边际的一片苍茫，



海风呼啸而过，傲慢而巨大的波涛卷起悦耳的声响；
或者一叶孤舟漂荡在层层翻卷的海面上，
小船欢乐而信心十足，扬起了白帆，
在白天闪烁的浪花和泡沫中，或在夜晚的静谧的星空下
疾驶向前，
在那里，像一个陆地的缅怀者，我也许将被年轻和年老
的水手们阅读，
终于同他们亲切地相处。

“这儿有我们的思想的潮水，航海者的思索，
这儿出现的不仅是陆地，坚硬厚实的陆地，”那时他们
会这样说，
“在天空的笼罩下，我们感到甲板在脚下呼呼跳跃，
我们感到长久的波动，不息的潮涨潮落，
看不见的神秘的乐章，海洋世界的混沌而彰显的暗示，
流动的音响，
那芳香，那些绳索的微弱的声息，那唱和——有些忧
郁，
那远处漫无边际的朦胧的一线水天，都在这里了，
这是大海写就的诗篇。”

那么，我的书啊，别再犹豫了，履行你的宿愿吧，
你不仅仅是对陆地的眷顾，
你还是一只乘风破浪的船，尽管我不知彼岸在哪里，却
始终满怀信念，



请伴着每一艘远航的船，扬帆前进呀！
请把我的爱包偷偷地带给他们（给你们，我的水手，我把它藏在每一页里面）
我的书啊，奋力向前吧，我的小船啊，把白帆高举，劈开那恣肆的波涛，
歌唱着，越过无边的苍茫，驶向每一片海洋，
将我的这支歌献给所有的水手和他们的船。

致外邦

我听说你们在寻觅解开新世界这个谜的东西，
并为美国，为她的强有力民主制度刻下响亮的名字，
因此我把我的诗篇送给你们，你们可以在其中看到所需
要的东西。

致一位历史学家

你，歌颂往事的人，
考察了各个民族的外相和表面，和已经显露了的生命本
身，
你，把人当做政治、社会、统治者和僧侣的创造物，
而我，阿勒格尼山区的土人，按照人的本身权利对待人
的人，
紧接着很少显露自己的生命的脉搏，（人类本身所怀有
的伟大）



作为个性的歌唱者把未来勾勒在你们眼前，
我描绘未来的历史。

拿去，崇高的目的

拿去，崇高的目的哟！
你无以比拟的、热情奔放的、美好的目的，
你严峻、坚定而高远的理想，
永存于一切时代，民族和他们的每一寸土地上，
在一场奇怪而惨烈而意义非凡的战争之后，
(我想正因为你，古往今来的战争才真正打起来，或将来真正地打起)
这些歌曲献给你就算是你的永恒的进行曲。

(士兵们啊，一场不止是为其自身，
而是有更多更多的东西潜伏在后面的战争，现在就要在这本书中前进。)

你，有如许多的天体哟！
你运转不停的原则哟！你精心保存的潜伏的幼芽哟！你这中心哟！
战争旋转于你的理想的四周，
以它全部愤怒而猛烈的关于种种目的的表演，(连同未来数千年重大后果，)
献给你，这些吟诵的诗——我的书和战争原是一体，



我和我的一切都搬进了它的精神的世界，就像斗争以你为轴承，

这本并不自知的书，环绕着你的理想，
如同轴上的轮子转动不止。

幻影

我遇见一位先知，
他行走于世界的每一个角度，
涉猎艺术、知识、乐趣和官能的领域，为了要捕捉幻影。

他说不要再采纳
那些令人头疼的时间概念，或者是部分、碎片，
首先要采纳幻影，如太阳慷慨赐予的光，如开场的乐曲，
要把幻影纳入你的诗篇。

永远是混沌初开，
永远是周而复始，是成长，
永远是顶点和最终的融合（当然要重新开始，）
是幻影，是幻影！

永远是可变的，
永远是实在，变化着，碎裂着，却又一次粘合，



永远是画室，是神圣的工厂，
生产着幻影。

瞧，我或你，
女人或者男人，或者国家，无论声誉如何，
我们好像在建造实在的财富、力量和美，
但实际是建造幻影。

表相是转瞬即逝的，
一个艺术家的心灵或学者的研究其实质却能持久，
或者是战士的、先烈的、英雄的功绩，
在造就他们的幻影。

一个人的生命本身，
(一切元件都已收集、安排，包括每一思想、感情和行为，)
无论大小，加在一起，
都在它的幻影里。

那已老朽的欲望，
建立在古代的高峰，以及较新和更高的高峰上，
如今更受到科学与时代的怂恿，
那已老朽的欲望，那些幻影。

如今，在此时此地，



是美国的热闹、纷繁芜杂的繁忙，
这包括集体和个别的，因为只能从那里
释放出今天的幻影。

这些与过去的那些，
属于人们记忆中的国家和大洋彼岸所有的王朝，
属于古代征服者、古代战役和古代的航海，
都是彼此纠缠的幻影。

密集，生长，表相，
层迭的山峦，岩石，树木，大地，
远古诞生的、早已死亡的、长命的、要走的，
是接连出现的幻影。

高兴的，喜悦的，着迷的，
看得见的只是它们的环形倾向，
在孕育的子宫里不断地生成生成，
那气象宏大的地球幻影。

一切的时空，
(那些星球，无数个太阳的可怕的同类，
膨胀，崩溃，完结，为了它们或长或短的作用，)
只不过充满了幻影。

那不作声息的万象，



百川投怀无边无际的海洋，
像视线般发散的无数自由的个体，
是真的现实，是幻影。

这个并不是世界，
这些也并非宇宙；它们才是宇宙
是生命的永恒所在，目的和意念，
这些幻影，这些幻影。

超出你博览群书教授的演讲，
超出你心思缜密的观察者的望远镜和分光镜，凌驾于一
切的数学之上，
超出医生的双手所能做的一切，超出化学家和他的化
学，
实体的实体，是幻影。

没有固定而偏又固定了的，
总是将要发生、总是已经发生的和现在发生的，
将现在猛烈地送进无限未来的，
是幻影，幻影，幻影。

先知和诗人，
还要保持自己，在更高的历史舞台上，
要向现代、向民主倾诉肺腑，还要为他们讲解上帝和幻
影。



而你，我的灵魂，
在不停的向前、喜悦和得意中，
你的欲望已经于满足，一切准备就绪，
去与你的伙伴相随吧，幻影。

你的躯体是永恒的，
那躯体潜藏在你的身躯内，
它是你那形态的惟一要旨，一个真正的自我，
一个肖像，一个幻影。

你的歌里并没有真正的歌，
没有特别的曲调可唱，也不为自己而唱，
但是从那整体终于产生着，上升和飘扬起，
一个完满半润的幻影。

我歌唱他

我歌唱他，
我在过去的基石上把现今高高托起，
(像多年生树木从它的根上长出，现今也扎根于过去，)
我在空中把他四面展开，并将永久的法则融合，
让他凭它们来以自己作为自己的法律。



当我翻阅那本书

当我翻阅那本书、一本著名传记的时刻，
那么（依我而言），这就是作家所说的一个人的一生了？
难道我告别尘世也有人来这样写我的一生？
(好像确实有人知道我生活中的什么，
可连我自己也常常对我真正的生活感到茫然，
我只想从这里邂逅能为我自己所用的一些些暗示，
一些些散乱而模糊的、可供察寻的谋略和线索。)

一开始我的研究

一开始我的研究，第一步就使我异常的欢喜，
只看看意识存在这一人人皆知的事实，这些形态，原动力
最小的昆虫或动物，感官的因子，视力，爱，
我说第一步已使我如此惊愕，如此欢喜，
我没有往前走，也无心往前走，
只一直停留着徘徊着，用欢快的乐曲来歌唱这些东西。

创造者们

他们在地球上如此受到奉养，(在间或出现时，)
他们对于大地是多么可贵，然而，又多么可畏，